

<<雾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雾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1186624

10位ISBN编号：7501186626

出版时间：2009-2

出版时间：新华出版社

作者：李德禄 著

页数：29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这是一部写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一个农民怎样走上厅局级干部岗位的成长历史，是和平年代“从奴隶到将军”的文艺作品，值得大家好好读一读，品一品。

“政策决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因素。

”大政方针之下，用干部是决定胜败的第一要素。

干部问题是人的问题，是极其复杂的问题。

改革开放要用一大批新型的干部，逼着时任各级领导去寻找，提拔能开拓新局面的干部，否则这个地区，这个部门就会被改革大潮吞没。

那些按常规行事的领导，多年来循着一条：“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说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

”唯长官意识的干部路线，不能不说滞后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。

中共中央的决策，邓小平的理论，打破了用人的条条框框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给党的事业带来无限生机，涌现出一大批新型干部，使华夏大地日新月异。

这批干部在人生道路上，经历了新旧意识之间，人际之间，人与自然之间，错综复杂的斗争，甚至连自己的爱情生活都因生活的改变而起伏跌宕。

可以说尝尽了人生苦、辣、酸、甜。

<< 雾 烟 >>

内容概要

主人公尚天赐不甘心命运的摆布，总想跨出那个连做梦都想跳出的小山村，成为一个被人看得起的农村出身的非农村人。

他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，当兵复员后没有分配到工作，回村后无奈与准媳妇退婚，招工被人断送，考学被人算计，提干被人诬陷……在他为官之路终于步入正轨即将登顶之时，他却辞职回到了当初急欲跳出的山村，开始了企业创建之路。

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交织；民俗、世俗、风俗融通。

主人公坎坷经历的思与想，奋斗有成的喜与不，真实再现了时代人生的情与景。

作者简介

李德禄，北京斋堂人。

1968年入伍，1973年复员。

先后于北京门头沟区斋堂镇，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工作。

曾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区委办公室主任，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，区委常委。

1991年任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副局长。

1993年任北京城市生产合作总社副主任，其间曾于内蒙古锡林部勤盟挂职任副盟长。

从农村到城市，从部队到地方，从内地到边陲，从政府事务到企业经营，经历曲折，实践丰富，爱好广泛，喜读善写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基础。

从70年代起至今，长期业余从事新闻通讯，文学创作，许多作品发表于杂志或编入选集。

2006年由燕山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《中秋月》。

<<雾烟>>

书籍目录

楔子后记

章节摘录

一 哇！

一声啼哭，打破了深夜的寂静，声音传出好远好远。

深冬腊月的夜，出奇的冷。

肆无忌惮的西北风吹着口哨敲着鼓点，用力地吹打着窗户，窗纸发出不规则的声响。

时至子时，风停了，夜静了，被吵闹了大半宿的人们刚要入睡，又被婴啼声惊醒。

一个新的生命出世，是尚荣贵的儿子呱呱坠地了。

尚荣贵三十周岁了又得贵子，两口子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。

他二十五岁上生得一子，长到三岁时，那叫一个漂亮。

小脸白白净净，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真如仙童一般，夫妻俩乐得合不拢嘴，谁知满三周岁时，不知啥原因，一病不起，整日昏昏欲睡，醒来时只喝几口水便又睡去，大夫请多了，任谁也查不出毛病，三天后孩子脸上挂着笑离开了人世。

两口子心疼得大半年都缓不过劲来。

村里人传言，说这孩子名字起错了，心太高了，敢与上（尚）天齐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

当年孙悟空自封为齐天大圣，招致天庭动怒，如今你个毛孩子也敢称天齐上天自然也容不得你，被收走了。

两个年头过去了，算是老天有眼又送子降生，两口子能不乐吗？

孩子满月时夫妻俩倾尽全力，办了几桌酒席，乡亲们自然前来庆贺。

村子里有位高寿九十的老人，略知些风水面相，他说：“此子颇有乃兄之相（指他死去的哥哥），乃兄为天上金童，已被收走。

此子要得长久，须有兄长怀抱过关（棺），方得无恙。

”夫妻俩忙问端详，老人一一指点，又说：“此子属牛，为耕田之牛，费尽力气转来转去依旧归田。

”荣贵有个哥哥，名叫尚荣余，因为两个闺女病亡，老伴离世，一场大病后双目失明。

他原在外奔波经商，眼睛坏掉便跟弟弟一起生活。

一听老伯的话急了，说：“就不能改变了吗？

”老人说：“牛者，难离田也，要想入仕为官，难！

这是命呀！

”说完又用手指伸来弯去，似乎算定了，又说：“难，但非无可能，就看他的修行造化了。

一旦离田而去，成就也非同凡响。

”老者不吃不喝，刚要走，又转身说：“你家姓尚与上同音，既是上天赐子与你，就取名天赐吧！

”一家人连连道谢。

第二天，天赐的母亲便抱着他，在村里认了干哥哥，又由干哥哥抱着天赐钻了回棺材。

依着兄长与妻子的想法，要规规矩矩地做场“入棺”的法事，荣贵是老党员了，不太信奉这些，但保子心切，也就由着他们悄悄地认干亲，钻棺木，却执意不肯做法事。

天赐渐渐长大了，三岁多点便跟着他大伯尚荣余住在胡同尽头的小南屋里，整天拉着大伯的手，出出进进，形影不离，就像根拐棍一样。

尚荣余把积攒不多的零花钱给天赐买食品，买小人书。

晚上就给他讲那些个不知讲了多少遍的老掉牙的故事，大多是他自己走南闯北的经历。

无非是些“男子汉吃饭狼吞虎咽啦，”、“自个儿不害人，要有防人之心啦。

”、“自己从前如何吃大餐坐大席，多么体面风光啦。

”又说，“不怕别人不正，就怕自个儿不硬，自己得有能降住人的本事啦。

”等等。

有时就教他口算技巧，无论买与卖，张口出数，口出不误，不占人便宜，自己不吃亏。

有时又教他吹笛子，还教他翻跟头，踢腿打拳，虽不专业，却练出了天赐健壮的身子。

天赐长得端正清秀，在大伯的言传身教下，一张小嘴见谁都笑，该叫啥的就热情地叫，村上老头老太太都喜欢他。

<< 雾 烟 >>

每天跟着大伯上街转悠，走东家窜西家，混得好人缘。

村头有个井台，北边有座高墙，人们闲着无事边聚集于此，海阔天空，地北天南地聊侃。

天赐胳膊上挎一个小巧精美的竹篮，每天都是空篮出，满篮归。

天赐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不但热闹，而且能听到许多故事。

一个身体壮实的老太太，大冬天的晒着太阳，暖和了，破旧棉袄上的虱子就不老实趴着了，慢慢蠕动着，老太太把手伸进怀里一摸就摸出一个虱子来，两个大拇指盖一挤，虱子的肚子破了，指甲上留下几滴虱子血。

逮着逮着不过瘾了，干脆脱下棉袄，露出两个稍显干瘪的奶子。

有的人伸头去看，她也不在乎，集中精力逮虱子，开始用两手挤，高兴了，干脆扔到自己的嘴里，人们看着她就像欣赏一种艺术。

估摸差不多了，她站起身来，两手扯住棉袄的肩部，向外使劲地抖落几下，又穿到了身上。

接着便给小孩子们讲些狐狸精、长虫精（蛇）害人的故事。

她不是天天讲，时时讲，是趁一个瞎子不在时才讲，因那个瞎子讲的是书里的故事，大多是杨家将、呼家将、大八义、小八义之类的古代演义，年轻人爱听。

他是个老秀才，讲起来有声有色。

有他在，老太太的鬼怪故事便没多少听众了。

天赐喜欢老秀才的故事，天天听，想他肚子里究竟有多少东西呀，怎么总也讲不完。

天赐上学了，眨眼间上到小学三年级。

他上学晚，家里娇惯，大伯舍不得撒手，又担心年龄小，学习吃力伤害了脑子，直到八周岁才上小学一年级。

由于他大伯教他练身手，十一岁就长了个结结实实的高个子，比他同龄人要高出半头。

这一年，学校来了个叫贾春的女教师，住在村子北头的学校里。

没柴烧了就组织同学上山捡柴，大家争先恐后地表现，一捆捆的干柴垛成了柴墙。

实在捡不了的，家长就从家里捎来一捆。

贾老师很奸猾，经常打骂学生，天黑了也不让回家，非得家长到校领人才能走。

为子女能学到知识，不断有家长请老师到家里吃饭，还不断地往学校送饭送菜。

那些家里寒酸的请不起老师，他们的孩子便成了刁难的重点对象。

天赐家请得起，可他不肯请，他和展侠（由于嗓子尖声，外号“小公鸡”）等几个小子很要好，都憋着劲地不请，因此，他们这五六个秃小子便隔三差五地被老师责怪、罚站。

天赐、展侠几个人也想找个机会整整这个烦人的女老师。

学校的东边是一片空场地，贾老师在地边上开出一片菜地，种了不少黄瓜、茄子苗。

长成后，茄子黑紫光亮，黄瓜肚圆籽满，贾老师吃不完又不愿送人，就让其丈夫来校用自行车驮走。

一天周六上午无课，天赐约上“小公鸡”、小栓子、王秀成几个小伙伴到村口河里拿（逮）鱼，在天赐大伯的指挥下，几个人把水流较缓的岔口处用石头泥沙隔断，水归入主河道，岔流处的水渐渐干了，石头显露出来，缺水的鱼儿待不住了，便蹦跳着，几个人这叫乐啊，挽起裤腿猫下腰，在干枯的河道不费劲地将鱼放进盆里、桶里。

天赐的大伯说肚子不好，天赐便领着他，提着几乎装满鱼的小水桶先回去了。

“小公鸡”等三人便倒了霉了，等他们把鱼捡完了往回走时，在学校的路口碰到了贾老师。

他们被带回了学校，贾老师把他们训了一顿，把鱼全部扣下，说：“你们犯了校规，按理该罚的，这些鱼就留在学校里喂兔子吧，就不罚你们了！”

几个小子费了半天劲，没尝到鱼腥还挨了顿数落，心中自是不服，将此事告诉了天赐。

天赐乐了“妈的！”

坑人也不是这么个坑法，哪有兔子吃鱼的呀？

这不是明抢吗？

晚上便把他们几个约到家里来吃鱼，边吃边骂，天赐妈说：“人家是老师，别闹了，就算孝敬老师了吧！”

“小公鸡”展侠气哼哼地说：“孝敬她？”

<<雾烟>>

明着要还算咱们落个人情，也少挨她几顿狗屁疵！

这算啥？

她占了便宜还得骂咱大傻蛋！

”小栓子秀成也咬牙跺脚放屁地骂，天赐没吭声。

饭后四个人悄悄来到学校，趴在窗子上往屋里看，贾老师和她丈夫、女儿一家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醋焖小鱼呢！

几个人心里这个气呀不打一处来。

天赐想起了瞎秀才讲的侠义故事，便附耳对几个人叽叽咕咕了一顿，几个人便消失在黑幕中了。

周一上学了，天特别晴朗，太阳显得比往日低矮，把光热撒向大地，人们热得直出汗。

午后，教室里贾老师转来转去，她不讲课，不说话，两只眼睛滴溜乱转，像审贼一般在几个男生眼前盯来盯去，盯得人心里发毛。

原来，经过两天暴晒，地里的茄子、黄瓜全打蔫了，叶片发黄，贾老师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出原因。

她手在秧苗上摸来抚去，一颗黄瓜苗根露出地面，她拿起来一看，根部齐刷刷的，是被人剪断的，又拔出几颗，同样如此，她这个气呀，牙根直疼。

她绝不善罢甘休，非要查个水落石出。

到了放学时间，还是没人说话，就这样耗着、熬着，天赐绷不住劲了，他不愿意害得全班同学都陪着受罪，站起来说，“事儿是我干的，爱咋地就咋地吧！

”

.....

<<雾烟>>

编辑推荐

揭秘基层干部为官之道的长篇小说。
跨越50年的情感纠葛、名利纷争，势力的、阴错阳差的爱情，虚伪的、权力角逐的官场，农村——城市——回归田园——农民——市民、官员——企业家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